

新運出版社學術叢書第一種
陳安仁教授著

中國歷史之轉變與動向

新運出版社學術叢書第一種
陳安仁教授著

中國歷史之轉變與動向

序言

人類歷史，從時間空間而轉變，也可說從社會環境與文化環境而轉變。一部人類史世界史，就是人類文化與社會演進之交互作用的統體（Configuration）。統體變遷，必影響分體的變遷。分體變遷，又必影響於統體的變遷。所以世界歷史之轉變，有時必影響於一國歷史的轉變；一國歷史的轉變，有時又必影響於世界歷史之轉變。中國近百年來之歷史，適逢世界歷史劇變之期，因而本身之遭逢，成爲劇變之現象，然而事物變遷有一定之動向。這動向有時是黑暗的有時是光明的；有時是由黑暗而進於光明，有時且由光明而退於黑暗。中國近百年來之歷史，由世界列強之宰制，可說是黑暗的；中國八年來之抗戰與頑強之帝國主義者作殊死的鬥爭，最後達到勝利的目的，可說是光明的。由於這光明歷史的開展，可使中國歷史之轉變，而導進於高尚的動向，達到中國歷史之更生時代。本書是從此觀點的體認而敘述，雖有等是一種理想，然均根據於中國社會之發展形態與歷史順序而構思。本書得新運印刷廠經理劉光普先生以新運學術叢書第一種出版，當茲物力艱難之際，書籍之出版，至不容易，此則當感謝劉先生之厚誼者也。抑又思之，敵寇侵華，個人物質損失之外，而精神上之損失亦大。自民國二年至民國二十六年發表於海內外報章什誌之論文十一冊，中國法律史大綱四冊，抗戰論文集一冊，已出版之書籍六十八種中又失去十餘種。予個人受此精神上之威脅，不能再求有所補償也。拉雷教授（Walter Raleigh）曾說過「凡可以震動世界的偉業，無不從夢思幻想而來。」本書著者所提出的大綱，指出今後中國歷史之動向，是否竟成爲夢思幻想。這是由於今後四萬萬五千萬的民族之實地經驗如何以爲斷也。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日著者序於廣州東山德園

中國歷史之轉變與動向目錄

緒論

第一章 中國歷史轉變所指定之範圍

第二章 從特權之統治轉向到民主之統治

第三章 從封建之領域轉向到自由之領域

第四章 從人治之領域轉向到法治之領域

第五章 從民族內部之鬥爭轉向到民族內部之統一

第六章 從官僚之政治轉向到官能之政治

第七章 從文化演進之分立主義轉向到文化演進之均衡主義

第八章 從戰爭之國家對立轉向到和平之世界大同

第九章 從自有自享之社會經濟轉向到公有公享之民生經濟

結論

中國歷史之轉變與動向

陳安仁

緒論

我在中國近代民族復興運動史一書，開宗明義，有這樣說過：「一部人類史，就是人類生存之奮鬥史；一部中國史，就是中國民族生存之奮鬥史」。（重慶青年書店出版）。蓋歷史可以分爲自然世界之歷史，與人類社會之歷史以觀。自然世界之歷史，從宇宙無限之時間，廣博之空間中，以遞進於無窮，其在歷史上活動是靜態的；非合無限之時間廣博之空間，不能窮究其演進之動向與歸結。惟人類社會之歷史，隨人類生存之範圍，生存之環境，生存之方法，生存之習慣，生存之機，能以遞進於無窮；又從宇宙無限之時間，與廣博之空間，以遞進於無窮。其在歷史上之活動是動態的，非合人類社會參伍錯綜一切之變遷，不足以窮究其演進之動向與歸結。自然世界之歷史，是被動的，牠隨自然現象，自然環境之變遷以爲轉易，其演進之動向，是無意識的，其歸結全無自擇之主要目的。人類社會之歷史是主動的，他隨自然現象，自然環境之變遷，以爲轉易之外，尙有人爲之文化現象，人爲環境之變遷以爲轉易；其演進之動向，是有意識的，其歸結是自擇之主要目的。自然界之歷史，可以分物質的存在與動植物的生存；牠因爲沒有主要之目的以爲驅使之故，牠的存在，牠的生存，在天演中是無意義的。人類的生存，在歷史之久遠時間當中，有主要之生存目的以爲之驅使，他的存在，他的生存，在天演中是有意義的。人類歷史，倘平平淡淡過去，生活甚爲單調，無艱難困苦，以爲人類歷史之點綴，他的歷史，是無價值的，惟人類歷史在無限之時間與廣博之空間，隨人類生存之環境當中，盡掙扎奮鬥之能事，與一切之困境奮鬥，而創造生存之工具與文化；人類歷史之可貴者以此，人類生

存於天演中之可貴者以此。人類自發現地球上以來，爲着生存的目的而活動，何以達到生存的主要目的，是要靠住生存的工具與方法。有史以前的人類，需要生存的工具與方法，有史以後的人類，也需要生存的工具與方法。有史以前需要生存的工具與方法，是簡單的，是粗樸的；有史以後生存的工具與方法，是複雜的是精明的。人類進化，就是人類歷史之進化，人類歷史進化，就是人類文化的進化。人類文化的進化，就是人類爲着生存需要的工具與方法的進化。互相爲因，互相爲果。人類生存的工具與方法，不但是物質的，而且是精神的；精神的工具與方法，是人類宗教法制政治道德文藝學術思想等；人類除却物質生活外，這等精神生活，很屬要緊，而不能舍却的。精神生活物質生活之外，尚有社會生活；社會生活，就是聯繫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重要組織的力量；這社會生活之重要組織的力量，就是人類羣策羣力，在人類歷史中表現發展的力量；沒有重要的組織力量，就是有了離心力而沒有向心力，人類的生活，必然渙散不堪，不能督促前進，有了這個組織力量，而其組織不堅強，意志很鬆懈，雖有多少進步，而牠的進步很遲緩的。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社會生活，統而言之：就是人類在歷史的演進當中的文化生活。人類歷史的演進中，倘是沒有文化生活，則人類歷史，必變成黑漆一團，沒有什麼的價值。中國的歷史與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歷史異，中國的文化，與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化異；世界各國與各民族之歷史，從其綿遠之歷程當中，自然有許多不相同之點，而彼此有許多的分別；然從世界歷史之進步當中，許多不相同之文化，可以從交通方面，思想之溝通，學術之採納，而日益接近，道一風同。人類歷史之進步，隨文化之代替作用而趨新，隨文化之消長盛衰而改進，隨文化之互相影響而均衡，隨文化機構之組織而嚴密，隨文化內容之充實而變動。世界歷史之可貴者，以有世界文化發揮張皇也。中國歷史之可貴者，以有中國文化之淵源蘊蓄也。德國亞可布教授對於東方文化在各方面之影響，曾說過：「人類每三個人中間，就有一個中國人，這一個民族有偉大的文學，

有藝術的創作，有文化上無盡的寶藏」。中國歷史之可貴者，不但在文化上有無盡的寶藏，而當在將來之歷史上揭發無盡的寶藏；使世界歷史，隨中國歷史精神之轉變而轉變；而中國文化，亦隨世界文化本質之轉變而轉變。現代世界文化之兩翼，是本科學以改造自然，本學術思想以改造社會。換言之：今後世界歷史之進步，與今後中國歷史之進步，亦當本此文化兩翼，以爲飛奔之動機也。抑又思之：歷史之轉變，是隨時代以爲因緣的，時代轉變而歷史即隨之轉變，沒有時代已經轉變，而歷史不隨之轉變者。倘時代轉變而歷史不隨之轉變，則人類行動不能與歷史相配合，必爲時代的落伍者，而成爲時代的殘渣。意大利自十五世紀以後，陷於軍事落後，政治落後，經濟落後之境，就是因爲牠不能趕上時代之前。意大利在其時保持着古代羅馬和中世紀城市國家的傳統，各邦之中，如威尼斯、弗羅穆斯、那不勒斯、各不相下，囿於地方觀念，時有衝突，釀成內部不安；教皇之割據自尊，不顧政權之統一：國內民族，不容易團結；外國勢力的侵入，外來的壓迫，比前更甚。及十世紀期間，歐洲民族主義勃興，意大利三傑乘機奮起，與時代相策應，一八七〇年意大利乘法人兵敗，撤回羅馬戍兵的時，進佔羅馬，據爲國都，遂成統一之功。二十世紀時代，爲民主自由的抬頭時代，慕沙利尼夢想古代羅馬過去之光榮，而採法西斯獨裁違反時代之計劃行動，而結果遂趨於滅亡。十八世紀之下半葉，法國革命之光榮時代，經已降臨，乃法王路易十四與貴族仍肆力以壓迫平民爲事，恢復舊制；可是法人各階層，一致團結，反對法王與中等階級聯合而成之君主政體。建設與時代相適應之真正民主政體，而完成共和之大業。一八七〇年，法國受德國之圍困，雖一時戰敗，而法人經四十四年之復興運動，遂於第一次歐戰，粉碎德意志帝國之雄圖，當我國舉國沉醉於滿清淫威之下，而大夢尚未醒起之期，世界革命之潮流澎湃東方，國父爲時代之先覺，隨時代之轉變而推動歷史之車輪爲民族之導師，遂一舉而傾覆滿清，建立共和之中華民國，當東方帝國主義者，正秣馬厲兵，其炎威咄咄迫人以鐵蹄

蹂躪中土之際，國民黨順字內之推心，作全民之領導，四萬萬五千萬之民衆，除却漢奸之外，在九死一生中，使日帝國陷於末路之悲哀，作戰墟之憑吊。中國今後歷史之新頁，必隨時代之轉變而放厥光芒，蓋可卜也。我們知道歷史，是隨時間演變的；時代是隨歷史之演變而進步的。人類歷史是由黑暗而進於光明，是由困頓而進於發展；牠斷不止，一中止必鄰於毀滅，毀滅必陷於歷史之消沉，人類之歷史，而至於毀滅消沉，則雖有行動，不足貴也；雖有生命，不足稱也。所以襲自珍於古史鈞沉論特大聲疾呼：「滅人之國，必先去其史；隳人之枋，敗人之綱紀，必先去其史；絕人之材，湮塞人之教，必先去其史；夷人之祖宗，必先去其史」。史已去，則所存者糟粕，而所去者精神，雖有國，與無國若也；雖有民，與無民若也。非洲之黑種，美洲之紅種，及澳洲南太平洋群島之諸族，爲強有力者宰制之後，即忍聲下氣，忍受刀鋸鞭笞；已無悠遠之歷史，爲其精神之附麗；且無高尚之文化，爲其進取之動機；則民族銷沉，國家無復興之望，其可慨爲如何呢？我中國在世界上具有五千年之歷史，不可謂不悠久長遠，百年來歷史之轉變，已盡人世間光怪陸離之現象；而今驅除強寇，宣告抗戰勝利，中國在太陽上已爭得生存之地位，如何以迴護而發展之，以創造自由獨立之雄邦，以立足於大地。是在今後四萬萬五千萬之中國人民團結一致，推動歷史之車輪，展開歷史文化之雙翼，以建造新邦，以復興民族。「民族生存，有其生存之組織；有組織而後力量能集中，外寇有不能震撼之勢」。（拙著中華民族抗戰史商務版二二一頁）我國今後要永絕外寇之侵凌而保障其數千年來歷史之悠久生存地保，其知所從事矣！

第一章 中國歷史轉變所指定之範圍

中國歷史轉變，是一個概稱的名詞，其所謂之轉變，是指何時代之轉變？其範圍亦不可不劃定；

劃圍範定，所謂動向始可得而說明。以言中國之歷史；黃帝領導中國民族與當時環居之苗族相鬥爭，而立國於東亞大陸，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之轉變期。自契至湯八遷，以武力服諸侯，「自彼氐羌，莫敢不來享，莫敢不來王」。（詩商頌）是一個歷史之轉變期。春秋戰國間，兼併戰爭局面，愈激愈兇，田氏取齊，六卿分晉，道德大廢，上下失序，篡盜之人，列爲侯王，詐譎之國，興立爲事，併大兼小，經歲暴師，百家爭鳴於時，異端接踵樹幟，是一個歷史之轉變期。秦漢統一，有四百餘年，政教學術，影響於後世者頗大，在外開拓國家的範圍，在內闢僻壤的文化，樹立地方之郡縣制度，集中中央之政治勢力，是一個歷史之轉變期。晉代諸王以分權獨立，造成尾大不掉之勢，宗室爭權，自相魚肉，五胡十六國，乘機侵寇中原，大河南北，干戈雲擾，生靈塗炭，是一個歷史的轉變期。南北朝時，宋武帝專權自恣，功臣宿將，極力消除，弄成統兵將領，無力經營北方，成南弱北強的形勢，是一個歷史的轉變期。隋唐以統一號召天下，文治武功，並世無兩，國家臻於殷富，國威振於殊方，是一個歷史轉變期。五代割據對立，互爭雄長；宋代削平群雄，致力政治改革，乃四郊多壘，外患憑陵，徽欽二帝被擄，汴京形勢轉移；南渡之後，不能緩和外族勢力，內無主將，外有寇兵，卒不免於分崩離析的景象，是一個歷史的轉變期。元代奮起漠北，數十年間，幾混一東半球，曾不百年，子孫淪滅，退伏沙漠，若其西侵歐洲，於東西兩方文化史上有重大之影響，是一個歷史之轉變期。明代成功復國運動，太祖於天下既定，爲德不卒，開國元勳，斬除淨盡，再傳之後，缺少知兵之將；成祖奪取皇位，信任宦官，專權煽虐，民不聊生；及其末年，虜兵縱橫，侵擾日甚，西北飢荒，繼之而作；流寇既興，大局不可收拾，卒以亡國，是一個歷史之轉變期。清代異族統治中國，以籠絡和壓迫之政治手段，對付漢人，方其前半紀，幾造成天下大勢唯我獨尊之概，版圖之廣，幾可與漢唐相輝映，是一個歷史之轉變期。然而自鴉片戰役百年以來，中國歷史之轉變，已超過數千年來之各時代，這個轉變時

代，其所遭逢之歷史現象，與歷史事實，亦爲民生以來所未有，可以說是歷史之劇變期。這個歷史之劇變期，可以分爲兩階段說明之：其一是鴉片戰爭，至辛亥革命民國建立的階段。其一是北伐成功中國統一，以至於抗日成功的一階段。其在前期的歷史事實與現象：（一）西方科學文化之輸進中國，使中國社會起發酵作用。（二）滿清廣大之疆土領域，由外來勢力之侵蝕而日益縮小。（三）滿漢民族離心力日演日兇，無法可以融和。（四）外來商業資本勢力，侵進中國，使中國社會農村破產，民生凋敝，結成不解之惡緣。（五）國際外交之無法轉圜與控制，使中國在世界之地位，日益降落。（六）基督教宗之東來傳播，使中國社會在黑暗迷信中，覺醒起來，而厲行百般新事業之改革。（九）滿清專制勢力之迴光反照，自強運動與維新運動之有始無終，不能完成其支撐之任務。（八）民族解放運動之狂飈疾轉，使曙光東起，民族自覺。（九）民權思想之傳播與發揚，民主自由之呼聲，震動大地。（十）滿清末年人民輿論之日有力量，使社會不爲特權階級所左右，而高樹革命旗幟。（十一）國民海外拓殖之事功，日益發展，爲新興事業之基礎，及各種運動之策源。前階段有此十一種之歷史事實與現象，成爲中國近代史之劇變期。其在後期之歷史事實與現象：（一）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受外來帝國主義者之阻力，日演日甚，無法達到其目的。（二）民生社會之凋敝日甚，各種經濟建設，無法完成。（三）中國統一祇爲形式上的名詞，而沒有實際的同心力量。（四）東方頑強之帝國主義者，決心實施滅亡中國之國策，中國新興建設事業，受了絕大之打擊。此前期與後期之背景如是，而百年來中國歷史上之矛盾現象，可謂古來所沒有，而百年來中國歷史之發展動機，亦可謂古來所沒有。可說爲中國歷史之劇變期。然而歷史之劇變期，實爲孕育中國現代輝煌之歷史，而成爲千百世下民族更生之新運。歐洲中世紀有所謂黑暗時代（Dark Age）然經黑暗時代，以促進十五六世紀之文藝復興，又由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，蔚爲現代之光榮時期。（Grow Light）中國百年來前後期之歷史，

可說爲黑暗時期，然由民族解放運動之再接再厲，抗戰之大業，盼望導進中國歷史於光明燦爛之時代，以創造中國今後歷史之新頁。昔章實齋有言：「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，必有詳人之所畧，異人之所同；重人之所輕，而忽人之所謹。」從中國歷史之轉變，指定其動向，而爲國人之追蹤繼武，亦史家之所有事也。

第二章 從特權之統治轉向到民主之統治

現代中國之歷史動向，與將來中國之歷史動向，這本是一個抽象的說法，若是改爲具體些的說法，我可以說：「從數千年歷史之特權統治，改換到今後之民主統治。這是今後歷史動向簡明的指針。我國盛治，動稱三代，以言堯帝，據帝王世紀說到：「置敢諫之鼓，天下大和，命伯夔訪山川谿谷之音，天下大和，百姓無事」。敢諫之鼓，似准許人民自由控訴，有一點民主之氣息；然沒有民主政體上的一切的組織，事實上之所謂「敢諫」，也似乎在君權容許下，所得到的少許自由。夏代世運較爲進步，論語稱：「禹，吾無間然矣，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；禹，吾無間然矣」。這不過說明夏禹一人之君德，無當於民主，至夏桀暴戾頑狠，有趙梁者教爲無道，據綱鑑彙纂稱：「天下顛怨而患之」。人民不堪其苦，要樹起反叛之旗了。商湯爲天久旱，禱桑林之野，幸而得雨，人民總算叨一點實惠了；然不能說湯之治，是民主的盛治。商紂以特權的政治勢力，對於左右之三公，加以毒殺，對於人民濫用非刑，慘施炮烙，所以只有特權之統治。周初開國，大政治家之大公望，贊助周之政權，而大施其策畧，以勳封於齊，齊東海有居士曰：「狂狷華士，昆弟二人相讎曰：『吾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，耕作而食，挖井而飲，無求於人，無上之名，無君之祿，不事仕而事力』」。太公望至營丘，乃執而殺之。周公旦從魯聞之，發急轉而問之，曰：「二子賢者，今

日饒國而殺賢者何也？太公望曰：「彼不臣天子，是望不得而臣；不友諸侯，是望不得而使；耕田而食之，掘井而飲之，無求於人，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。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，非爵祿，則刑罰；今四者不足使之，則望當誰爲君乎？吾恐其亂法易散也，故以爲首誅」。（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有省文）。狂裔華士昆弟二人，以如此勞動，自食其力，此所謂第一等老百姓，乃一代贊成特權統治的政治家，獨加以屠殺，可知有特權之統治，則斷無民主的統治。秦代是特權統治之一個典型，郡縣建立，是秦代擺佈特權統治的一法子。焚詩書，坑儒士，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，悉詣守衛雜燒之，有敢偶語詩書，棄世；以古非今者族；收集全國的兵器改鑄銅像銅器，放在咸陽；集中富豪，聚居京師。這種特權統治，當然爲民意所反對，漢代鑿秦之孤立以亡。乃兼郡縣及封建兩制度而用之，大封諸侯及功臣於各地，又任諸臣爲郡守，每州置刺史，巡迴屬下諸郡，監察郡守的施爲，其編纂法典之嚴密，至大辟之刑，千有餘條，律令煩多，百有餘萬言，以輔助統治權力的張施。特權之統治，至唐而發達，唐代實行統治的方法有三種：一曰軍事，二曰財政，三曰人事。唐代之府兵制，爲特權統治之開展，軍府以驃騎車騎二將軍領之，析關中爲十二道，道皆置府，諸道軍皆置將副各一人，以督耕戰，以車騎府統之；天下十道，置府六百三十四，關內二百六十一，皆以隸諸衛，爲此以鞏固統治權。府兵集中關中，因爲關中爲王權的根本地方，爲特權統治的有力的方法。財政權，也爲特權統治的有効方法，租庸調之分立，爲編制財政集中之一好手段，「有田則有租，有家則有調，有身則有庸；天下爲家，法制均一，雖欲轉徙，莫容其好，故人無搖心，而事有定制。」（陸宣公奏議）。可謂描寫此種權力集中之得意語法。人無搖心，則不能反叛了；事有定制，則不敢亂紀綱了。唐代之特權統治，最後露一個破綻，即是藩鎮勢力的發展，以爲相抗，地方軍民大權，無所不總，地方可自置文武官，可自收租稅，可以世襲權力，君主不能制；特權統治的三個基礎，因之搖動，唐室遂一蹶不振。牠

之一蹶不振，非民主權力之伸張，不過另一種之畸形特權與之相對抗罷了。宋代懲唐末五季之亂，在消極方面，消滅藩鎮的特權；在積極方面，鞏固中央政權之統治。外召藩鎮以還京師，收天下強兵，宋初猶承襲之，是專待勳賢故老及宰相罷政者，然沒有什麼職掌。宋初本有刺史一職，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，由朝臣出守州郡，權知軍州事，一年一易，以消節度使之兵權。復設通判一職，使監知州而分其權。又據唐之舊道，分成十三道，設諸道轉運使，地方之財富，邊防，盜賊，刑法，錢穀，皆委之轉運使，繼增轉運使判官，以京官爲之；轉運使於一路之事，無所不總。（宋根據天下土地形勢分路而治）。此外改歷代之徵兵制爲募兵制，厲行高級地方官吏之分權制。募兵制，是收天下犄犄之兵，以衛良民；宋初認募兵制爲立國要政，蓋以爲此制可便於特權之統治。宋代最高行政官區域爲路，可是路無總理全路軍政或民政全權的機關，權力完全屬於各個直屬中央特權指揮的官員所掌握；每路設監司，從監司中分爲帥府軍事官，漕的財政官，憲的司法官，倉的賑濟官。這等監司，均直接由中央派朝臣充任，甚且使之分立，不相統屬，而集中權力於中央；所有安撫使轉運使提刑按察使等官職，皆爲中央集權之御使台，三司使，樞密院等所統屬；地方權力薄弱，無抵禦外寇之力，而兩宋遂亡。元代以異族入主中國，可說是特權政治的強化時期；元代的特權政治，以行中書省，爲中介機關，將內外合爲一體，謂爲行省制；總政務者爲中書省，秉兵柄者爲樞密院，司黜陟者爲御史台；在內有寺、監、衛、府；在外有行省、行台、宣慰司、廉訪司、牧民者有路、府、州、縣、其長官概由蒙古人爲之，而漢人祇做一個副手。重視階級，層層壓迫，卒之不能免於敗亡。明代罷行中書省而存行省，頗注意於地方分權；有承宣布政使司，掌一省民政，提刑按察使，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；都指揮使，掌一省軍政。永樂卽位以後，設督府制度，二司分立的制度，遂被掃除。中葉以後，閣宦政權，加以確立，貪橫日甚，明遂以亡，清代大權統攬，集專制政治之大成，初以殿閣大學士，管理機務，表

率百億，繼設軍機處，簡大學士入辦密行事件，稱軍械大臣，爲特權指揮之總機關，爲掃除反側計，各省置駐防之兵，統以將軍，專以防範漢人；又設禁旅八旗，專任京師拱衛，以都統節制之；（參見拙著中國近代政治史商務版二八頁），自以爲草予敢毒。然而革命大義，昭著人寰，種族覺醒，終期解放；孫公爲民族導師，不但爲民族解放，致其畢生之精力，且爲民權運動而盡力於民主政治之推揚。此五十年來中國歷史之轉變，誠揭示中國今後之光明期，而希望掃除數千年來特權政治之暴力。總觀幾千年來之歷史，深察特權政治所得的教訓如下：（一）特權政治之發展，每弄出政治之破綻，而不能得到好結果。（二）特權政治之沒落，而其他之特權政治代之而興，陷於循環之圈套而不能解脫。（三）特權政治不能導政治於修明之地，祇便於官僚政治之播弄。（四）特權政治與民主政治逆流，永不能調和，永不能配合，今後中國歷史之轉變與動向，惟有掃除特權政治之殘渣，而走向民主政治之坦途。此其義，一代之政治思想家顧炎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，日知錄守令篇說：「所謂天子者，執天下之大權者也。其執大權奈何？以天下之大權，寄之天下之人，而權乃歸之天子。自公卿大夫，至於百里之宰，莫不分天子之權，以各治其事，而天子之權乃益尊。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，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。……於是天子之權，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。是故天下之尤急者，守令親民之官，而今日之尤無權者，莫過於守令。守令無權而之民疾苦，不聞於上；安望其效太平而延國脈乎？」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；親民之官之無權，和一般老百姓之無權，豈不是很顯然的麼？必也以天下之大權，寄之天下之人，而權之發動，仍歸之於人民，而後可以掃除數千年來特權之專斷政治。今後中國的政治，必須反乎數千年之特權政治，如仍有想運用特權政治，以操縱一切，壟斷一切，他已走到歷史上必然之末路，而不能屹立於政治上的舞台了。中國現代政治中，曾走了黨治的一途徑，所謂黨治者，是領導人民，從訓政步驟，達到民主之治，即所謂「還政於民」之義也。國父在十二

年十月國民黨懇親大會上說：「所謂以黨治國，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，然後中國才可以治，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主義，中國然後才可以治」。孫公所提示之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，就是要達到民主之全民政治，今後中國歷史動向，其須表現之動態如下：（一）根絕歷史上過去特權政治，不要再產生。（二）充實人民政治力量，發揮民主政治之效能。（三）產生民意具有充份權力之機關。（四）使少數人壟斷之寡頭政治，不再混跡於民主世界。（五）民主力量充份表現於政治上，在政治上成爲民主政治的力量，而非官治政治之力量，使民主成爲一元化。近代史上，英國的政治革命先後發生兩次，一次在一六四二年，一次在一六八八年，兩次革命，都由中等階級，起而反對君主專制，作一種政治運動之形式，而不以民主政治之內容爲骨幹，所以得不到真正之民主政治，而爲資產階級所專有。（詳見三十五年元月十五日中山日報拙著民主政治的前途一文）「民爲邦本，本固邦寧」之教訓信條，當實踐以爲今後中國歷史轉變之動向。

第三章 從封建之領域轉向自由之領域

封建一名詞，其含義頗多。中國封建之組織，和封建之勢力在何時起，學者主張，各有不同。大概封建之始，統治者建立他的旁支勢力，以鞏固權力中心爲目的。因爲不樹立封建勢力，他的特權，不能伸展到很遠的地方，他的特權，不能支持到久遠。初期封建勢力，不過在政治上之表現，久而久之，就侵入到社會之各階層，而成爲社會之封建勢力，至若成爲社會之勢建勢力的時候，已變爲根深蒂固，而反抗這種封建勢力時，非費了很大的犧牲，和很大的勢力不可了，我國古代有所謂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之爵，這五等之爵，隨各領地而建立了貴族政權，成爲封建之勢力。侯子在甲骨文中作「𠂔」形式，羅（振玉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競二頁），象張布，矢在其下。爵何以要用這個字來表示

，依我的解釋，矢爲古代初民藉以獵取食物，保障生存之重要的工具，能保有此種工具者，自然在部族上有權威有力量的人了。周初武王統一國家以後，在他自己勢力範圍之下，建立許多功臣昆弟甥舅之封建部族，以鞏固他的政權。封字甲骨文作出（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篇卷二十頁），金文作𡗗（康侯封鼎），很像劃分界限的標誌。劃分界限，就是劃分勢力範圍，勢力範圍劃分了，就可以依他的權力，支配一切，征收一切，權力鞏固久遠以後，就可以生殺予奪。就封建組織樹立之初時，本來不算得不良的制度，然積久成習，遂與特權統治之中心勢力，互相標榜，互相庇護，而成爲剝奪之一階級。這種勢力之普遍於社會之各機構，而造成社會之各階層之勢力時，又成另一種封建形式之勢力了。崔東壁遺書豐鎬考信別錄卷三周制度雜考載：「天子有天下者也，諸侯則以國稱；卿大夫則以家稱；士庶人則以室稱，故曰十室之邑，百室之邑，千室之邑，皆稱士庶人者也，曰三家者以雍徹，三家未睦，因其十家九縣，皆稱卿大夫者也。曰七國同役而不同心，曰三國入函谷，曰六國連衡，皆稱諸侯者也。」各種組織，有各種之封建集團，以成爲各種形式之封建勢力。而在反面，則有被剝削自由之階級存在。左傳昭公七年云：「士臣阜，阜臣隸，隸臣僚，僚臣僕，僕臣台」。社會階層，受此反映意識之下，遂形成封建勢力濫用自由而行惡之一群；別一方成爲被剝削自由之一羣了。國語周云：「君子務治，而小人務力。」左傳成公子十三年：「君子勤禮，小人盡力。」左傳襄公九年：「君子勞心，小人勞力。」「君子尙能以讓其下，小人力農以事其上」。「庶人力於農穡，商工阜隸，不知遷業」。社會造成這對立之封建勢力，一方之被壓迫被剝削者，必要衝破這種封建勢力，而後可以伸展他的自由意志，而得到掙頭的機會了。在中國幾千年之歷史上，造成權門地主豪富之封建勢力，真是司空見慣。宋書武帝本紀載：「晉自中興以來，治綱大弛；權門併兼，強弱相凌；百姓流離，不得保其產業」。往往政治上之封建勢力雖去，而社會上之封建勢力，仍然存在，人民之被剝削自由也

如故。唐代藩鎮武人之對建勢力愈大，方鎮相望於內地，大者連州十餘，小者猶兼三四。故兵強則逐帥，帥強則叛上。往往自擇將吏，爲所欲爲，號令自出，以相侵奪，終成尾大不掉之勢。（通考兵考三）。武人之封建勢力，造成中國歷史下半段之封建制度時代，而人民之自由，往往被剝奪了。中國之國民革命，不但把政權上之封建勢力消除，還要把社會上一切之封建勢力掃去；務使武人軍閥之封建勢力，變成人民自由之保障勢力；今後中國歷史轉變之關鍵，就是掃除幾千年封建之殘餘勢力；由封建之領域，轉向到自由之領域。封建殘餘之勢力，一日存在；則人民自由之意志，一日不得伸張。人民自由之意志，一日不得伸張；則民主制度之推進，一日不能達到目的。我們知道在封建勢力之下，有幾種自然之結果產生：（一）只顧少數人之利益，不顧多數人之利益。（二）只專務少數人之權力支配，不顧到多數人之損害危難。（三）以剝削壟斷之不良勢力，左右社會一切之生活，及人民一切之活動。在此條件之下，試問人民那裡能得自由拾頭之機會呢？或者以爲在周代之封建時期，管仲起於罪隸，甯戚起於牧豎，百里奚起於乞丐，商人弦高，可以直陳軍國大事；（拙著中國文化史上冊商務大學叢書版四九頁），遂認下層被剝削的一般平民，可以得到自由拾頭之機會。然當知管仲，甯戚，百里奚之升到上層，得到解放，乃當時統治政權者，特別之恩惠與賞識，非由大多數平民，根據他們自由發展之地位，而得到上進的機會。中國今後歷史的轉變，要把歷史種種之封建勢力，一一清除其根據之地盤；使人人皆能呼吸於自由空氣中，而表達他的意志力量。中國今後歷史，而不能轉變到還一個方向，仍然爲一般舊有之黑暗封建勢力，所操縱，所壟斷，所宰割，則中國歷史，仍然回到牠的路道。人類歷史之所以進化，就要離開他的老路道，而走新的道路；老路路道，是循環的，走來走去，也是受了老路道的包圍和約束。中國今後歷史要展開新的自由路道，而離去封建殘餘的舊路道，換句話說：要由封建之領域，轉向到自由之領域。當自由主義時代，許多野心家和特權階級，仍想在封